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短篇小说精品》

书籍信息

版次：3

页数：

字数：

印刷时间：2016年01月01日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包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50014688

内容简介

毛信德、李遵进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短篇小说精品)》，一共收录了1905年至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短篇小说精品40余篇，作品字里行间透露着文学大师对社会的深刻见解和对生活的智慧思考，为所有读者提供一份可供学习、欣赏、借鉴的世界短篇小说经典之作。

目录

[波兰]亨利克·显克维奇

音乐迷杨科

[印度]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素芭

[法国]阿纳托尔·法朗士

克兰比尔

[德国]托马斯·曼

沉重的时刻

[英国]约翰·高尔斯华绥

品质

[俄国]伊凡·亚历克塞维奇·蒲宁

伊达

[意大利]路易吉·皮兰德娄

西西里岛柑橘[波兰]亨利克·显克维奇音乐迷杨科[印度]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素芭

[法国]阿纳托尔·法朗士克兰比尔[德国]托马斯·曼沉重的时刻[英国]约翰·高尔斯华绥

品质[俄国]伊凡·亚历克塞维奇·蒲宁伊达[意大利]路易吉·皮兰德娄西西里岛柑橘

[美国]赛珍珠仇敌[瑞士]赫尔曼·黑塞内与外[美国]威廉·福克纳花斑马

[美国]欧内斯特·海明威杀人者[法国]阿尔贝·加缪沉默的人[美国]约翰·斯坦贝克

人们的首领[法国]让-保尔·萨特墙[苏联]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

一个人的遭遇[日本]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德国]海因里希·伯尔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澳大利亚]帕特里克·怀特一杯茶[美国]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傻瓜吉姆佩尔

[哥伦比亚]加夫利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个长翅膀的老头[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

声名狼藉的家[西班牙]卡米洛·何塞·塞拉甜橙，冬天的水果[南非]纳丁·戈迪默

最后一吻[日本]大江健三郎人羊[德国]君特·格拉斯左撇子[英国]维·苏·奈保尔

布莱克·沃兹沃斯[南非]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当女人上了年纪[英国]多丽丝·莱辛

草原日出[德国]赫塔·米勒黑色的大轴[秘鲁/西班牙]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来客

[加拿大]艾丽丝·门罗小镇浮云[法国]帕特里克·莫迪亚诺陌路人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1932年获奖作家 [英国]约翰·高尔斯华绥 John Galsworthy(1867—1933) 品质 我很年轻时就认识他了，因为他承做我父亲的靴子。他和他哥哥合开一爿店，店房有两间打通的铺面，开设在一条横街上——这条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那时，它却是坐落在伦敦西区的一条新式街道。

那座店房有某种素净的特色；门面上没有注明为任何王室服务的标记，只有包含他自己日耳曼姓氏的“格斯拉兄弟”的招牌；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我还记得，要想说明橱窗里那些靴子为什么老不更换，我总觉得很为难，因为他只承做订货，并不出售现成靴子；要是说这些都是他做得不合脚因而退回来的靴子，那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是不是他买了那些靴子来做摆设的呢？这也好像不可思议。把那些不是亲手做的皮靴陈列在自己的店里，他是决不能容忍的。而且，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有一双轻跳舞靴，细长到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地步；那双带布口的漆皮靴，叫人看了舍不得离开；还有那双褐色长筒马靴，闪着怪异的黑而亮的光辉，虽然是簇新的，看来好像已经穿过一百年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我当然在后来才有这种想法，不过，在我大约十四岁那年，我够格去跟他定做成年人靴子的时候，对他们两兄弟的品格就有了些模糊的印象。因为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总觉得，做靴子，特别是做像他所做的靴子，简直是神妙的手艺。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把幼小的脚伸到他跟前时，羞怯地问道：

“格斯拉先生，做靴子是不是很难的事呢？”

他回答说：“这是一种手艺。”从他的含讽带刺的红胡根上，突然露出了一丝微笑。他本人有点儿像皮革制成的人：脸庞黄皱皱的，头发和胡须是微红和鬃曲的，双颊和嘴角间斜挂着一些整齐的皱纹，话音很单调，喉音很重；因为皮革是一种死板板的物品，本来就有点儿僵硬和迟钝。这正是他的面孔的特征，只有他的蓝灰眼睛含蓄着朴实严肃的风度，好像在迷恋着理想。他哥哥虽然由于勤苦在各方面都显得更虚弱、更苍白，但是他们两兄弟却很相像，所以我在早年有时要等到跟他们订好靴子的时候，才能确定他们到底谁是谁。后来我搞清楚了：如果没有说“我要问问我的兄弟”，那就是他本人；如果说了这句话，那就是他的哥哥了。

一个人年纪大了而又荒唐起来以至赊账的时候，不知怎么的，他决不赊格斯拉兄弟俩的账。如果有人拖欠他几双——比如说——两双以上靴子的价款，竟心满意得地确信自己还是他的主顾，所以走进他的店铺，把自己的脚伸到那蓝色铁架眼镜底下，那就未免有点儿太不应该了。

人们不可能时常到他那里去，因为他所做的靴子非常经穿，一时穿不坏的——他好像把靴子本质缝到靴里去了。1932年获奖作家 [英国]约翰·高尔斯华绥 John Galsworthy(1867—1933) 品质 我很年轻时就认识他了，因为他承做我父亲的靴子。他和他哥哥合开一爿店，店房有两间打通的铺面，开设在一条横街上——这条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那时，它却是坐落在伦敦西区的一条新式街道。那座店房有某种素净的

特色；门面上没有注明为任何王室服务的标记，只有包含他自己日耳曼姓氏的“格斯拉兄弟”的招牌；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我还记得，要想说明橱窗里那些靴子为什么老不更换，我总觉得很为难，因为他只承做订货，并不出售现成靴子；要是说这些都是他做得不合脚因而退回来的靴子，那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是不是他买了那些靴子来做摆设的呢？这也好像不可思议。把那些不是亲手做的皮靴陈列在自己的店里，他是决不能容忍的。而且，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有一双轻跳舞靴，细长到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地步；那双带布口的漆皮靴，叫人看了舍不得离开；还有那双褐色长筒马靴，闪着怪异的黑而亮的光辉，虽然是簇新的，看来好像已经穿过一百年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我当然在后来才有这种想法，不过，在我大约十四岁那年，我够格去跟他定做成年人靴子的时候，对他们两兄弟的品格就有了些模糊的印象。因为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总觉得，做靴子，特别是做像他所做的靴子，简直是神妙的手艺。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把幼小的脚伸到他跟前时，羞怯地问道：

“格斯拉先生，做靴子是不是很难的事呢？”

他回答说：“这是一种手艺。”从他的含讽带刺的红胡根上，突然露出了一丝微笑。他本人有点儿像皮革制成的人：脸庞黄皱皱的，头发和胡须是微红和鬈曲的，双颊和嘴角间斜挂着一些整齐的皱纹，话音很单调，喉音很重；因为皮革是一种死板板的物品，本来就有点儿僵硬和迟钝。这正是他的面孔的特征，只有他的蓝灰眼睛含蓄着朴实严肃的风度，好像在迷恋着理想。他哥哥虽然由于勤苦在各方面都显得更虚弱、更苍白，但是他们两兄弟却很相像，所以我在早年有时要等到跟他们订好靴子的时候，才能确定他们到底谁是谁。后来我搞清楚了：如果没有说“我要问问我的兄弟”，那就是他本人；如果说了这句话，那就是他的哥哥了。一个人年纪大了而又荒唐起来以至赊账的时候，不知怎么的，他决不赊格斯拉兄弟俩的账。如果有人拖欠他几双——比如说——两双以上靴子的价款，竟心满意得地确信自己还是他的主顾，所以走进他的店铺，把自己的脚伸到那蓝色铁架眼镜底下，那就未免有点儿太不应该了。人们不可能时常到他那里去，因为他所做的靴子非常经穿，一时穿不坏的——他好像把靴子本质缝到靴里去了。人们走进他的店堂，不会像走进一般店铺那样怀着“请把我要买的东西拿来，让我走吧！”的心情，而是心平气和地像走进教堂那样。来客坐在那张仅有的木椅上等候着，因为他的店堂里从来没有人的。过了一会儿，可以看到他的或他哥哥的面孔从店堂里二楼楼梯口往下边看望——楼梯口是黑洞洞的，同时透出沁人脾胃的皮革气味。随后就可以听到一阵喉音，以及跟木皮拖鞋踏在窄狭木楼梯上的踢跣声；他终于站在来客的面前，上身没有穿外衣，背有一点儿弯，腰间围着皮围裙，袖子往后卷起，眼睛眨动着——像刚从靴子梦中惊醒过来，或者说，像一只在日光中受了惊动因而感到不安的猫头鹰。

于是我就说：“你好吗，格斯拉先生？你可以给我做一双俄国皮靴吗？”他会一声不响地离开我，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或者到店堂的另一边去；这时，我就继续坐在木椅上休息，欣赏皮革的香味。不久后，他回来了，细瘦多筋的手里拿着一张黄褐色皮革。他眼睛盯着皮革对我说：“多么美的一张皮啊！”等我也赞美一番以后，他就继续说：“你什么时候要？”我回答说：“啊，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就什么时候要。”于是他就说：“半个月以后，好不好？”如果答话的是他的哥哥，他就说：“我要问问我的兄弟！”然后，我会含糊地说：“谢谢你，再见吧，格斯拉先生。”他一边说：“再见！”一边继续注视他手里的皮革。我向门口走去的时候，就又听到他的跟木皮拖鞋的踢跣声把他送回楼上去做他的靴子梦了。但是假如我要定做的是他还没有替我做过的新式样靴子，那他一

定要照手续办事了——叫我脱下靴子，把鞋子老拿在手里，以立刻变得又批评又抚爱的眼光注视着靴子，好像在回想他创造这只靴子时所付出的热情，好像在责备我竟这样穿坏了他的杰作。以后，他就把我的脚放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在外沿描上两三次，跟着用他的敏感的手指来回地摸我的脚趾，想摸出我的要求的要点。有一天，我有机会跟他谈了一件事；我忘不了那一天。我对他说：“格斯拉先生，你晓得吗，上一双在城里散步的靴子咯吱咯吱地响了。”

他看了我一下，没有作声，好像在盼望我撤回或重新考虑我的话，然后他说：

“那双靴子不该咯吱咯吱地响呀。”“对不起，它响了。”

“你是不是在靴子还经穿的时候把它弄湿了呢？”“我想没有吧。”他听了这句话以后，蹙蹙眉头，好像在搜寻对那双靴子的回忆；我提起了这件严重的事情，真觉得难过。

“把靴子送回来！”他说，“我想看一看。”由于我的咯吱咯吱响的靴子，我内心里涌起了一阵怜悯的感情；我完全可以想象到他埋头细看那双靴子时的历久不停的悲惨心情。“有些靴子，”他慢慢地说，“做好的时候就是坏的。如果我不能把它修好，就不收你这双靴子的代价。”…… P40-42

[显示全部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http://www.tushupdf.com)